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九十一回 小張郎救將帥出陣 史郡主奉師命下山

桃杏花放日正長，紅蓮不覺滿池塘。梧桐葉上瀟瀟雨，一樹寒梅又吐香。話表廣明大戰薩裡北，楚雲勒住戰馬，將兵刃掛在鳥翅環，遂抽弓拔箭，認定番將「嗖」的一聲射去。薩裡北並未防備，一箭正中肩頭，翻身落馬。廣明見番將跌下馬來，趁勢掄刀將番將砍為兩段。楚雲見番奴已死，便揮軍衝入陣中。見陣內一片大水，波浪濤天，茫無際涯。正在驚惶，忽覺一陣香風，將一片波濤吹的無影無蹤，心中暗喜，復並力殺入中央，也被落魂旗迷倒，陷在陣內。再表李廣殺入南陣門，殺死薩裡南，忽見陣中烈焰飛騰，火勢甚大。正自著急，忽見自己所披金甲，頓放金光，將一片烈焰衝散，立刻闖入中央。見法台上站立一個妖道，焚符念咒。李廣一馬當先，闖至台口，大吼一聲，急舉金背大砍刀，望法台上砍去，「咔嚓」一聲，把法台砍折一角。非非道人大吃一驚，退了數步，急展落魂旗，向李廣招來。李廣昏倒在地，眾兵卒皆迷在陣中。張珏一見，嚇得魂飛膽裂。幸虧身帶著乾坤寶袋，所以護住身體，未被落魂旗迷倒。遂按定心神，即騰立空中，望下一看，但見陣中黑氣沉沉，陰風慘慘，神嚎鬼哭，慘不忍聞。暗想：「元帥困在陣中，大約打那三處陣門兵將必然也困在陣中。我且將元帥救出陣方好。」復又望陣內看，黑暗暗見不著元帥在那裡，正自作難，忽見下面起一道金光，直衝上來。張珏便順著金光望下看，只見李廣頭枕金刀，昏昏沉沉睡在地上。我何不就借這金光下去，用乾坤袋把他救出？方欲下去，忽見東南上又起了一道金光，張珏凝神一看，見是徐文亮昏睡在地，一旁立著黃驃馬，並未迷倒。張珏遂打開乾坤袋，入陣內，把李廣收入袋內，復到東南金光處，又把徐文亮收入袋中。那黃驃馬見主人被人救出，那馬也騰空而起，跟了出來。原來這匹馬乃是仙產，所以不能迷倒。張珏手提寶袋，直望本營而來。但見各將士駐紮城外，預備去踏番營。忽見張珏回來，後跟隨一匹黃驃馬，眾人認的是徐文亮坐騎，大眾口呼：「張賢弟，你為何獨自回來，元帥現在那裡？為何徐賢弟戰馬獨自而回，有何緣故？」張珏曰：「諸君不必細問，且鳴金收兵，一同入城，自有分曉。」眾人心知凶多吉少，遂鳴金收軍，一同入城。

張珏進大帳，將陣中之事稟明。軍師蕭子世歎曰：「此係注定，不可挽回，應該他等有此災難。張賢弟可速把元帥與徐家二弟放出，使他二人早早安身。」張珏隨把乾坤袋一抖，李廣、徐文亮現出。派人將他二人扶入後廳，遂灌了些薑湯，二人又遲片時，方甦醒過來。忽聞李廣先呻了一口氣，兩眼微睜，停了一刻，方睜開二目。望左右一看，心中納悶。又見張珏在旁，口呼：「張賢弟，我在陣中一時昏迷，神魂無主，好似倒在陣中，我怎麼臥在帳中，這是何故？」張珏便將救出陣之話言了一遍，李廣方曉。問曰：「前去打陣諸君，未曉陷入陣否？」張珏又訴明一切。李廣聞言，心中一急，大叫一聲：「天喪我也。」只覺一陣腥咸，忍不住「哇」的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。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蕭子世安慰曰：「元帥不必著急，五位將軍雖陷在陣中，並無凶兆，就有七日災難，候到七日，必有人前來破陣，將五人救出。」李廣聞言，尚在半信半疑。此時文亮亦甦醒過來，當下謝過張珏。

大家正然談論陣中之事，忽見小軍來報：「城外有番奴前來催索破陣。」李廣聞報，欲去打陣，蕭子世攔阻，口呼：「元帥不可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且休暴躁。」遂令木林前去知會番兵，七日之後必然打陣。木林遵令登城，將此話向番兵說明。番兵大笑，回番營報與非非道人。非非道人卻是又悲又喜，喜的是南朝大將皆困在陣內，悲的是合奇四將皆陣亡。感歎不已，便下了法台，在陣內巡查一遍：「南朝兵將皆困在陣中，惟有李廣、徐文亮眼兒落在陣中，難道他二人有人救走？此陣如鐵桶一般，怎能逃脫？除非騰空而去。若果如此，就是不凡之人，必然有一場惡戰。但是我已在狼主前說了滿話，李廣逃脫，如何回奏？不若權且隱瞞，再作道理。」遂令人把合奇四將抬去棺殮，又令番兵謹守陣門，休動南朝兵將，七日之後，必然身亡。吩咐已畢，自到大帳奏明狼主：「合奇四將皆已陣亡。」咪花青聞奏，悲悼不已，遂飭把四將棺殮掩埋，俟回國帶回故土。這且不表。